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椒邱文集卷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朱上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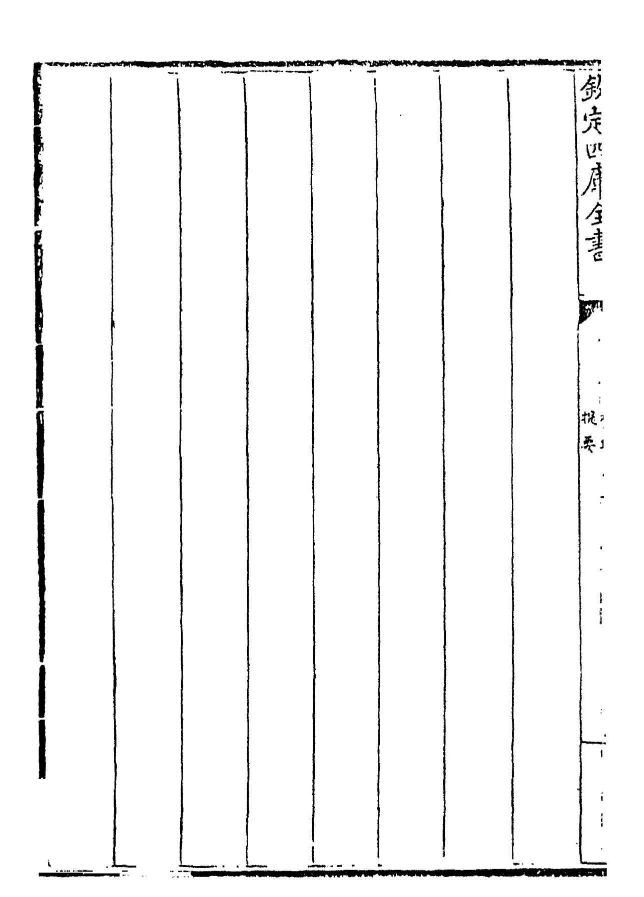
椒邱文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椒邱文集三十四卷明何喬新撰喬新有周禮集註已著録明史喬新本傳載其歷任中外多著政績人以氣節剛方為萬安劉吉所排故迄不得大用又載江西巡撫林俊為喬新請謚時中旨詰喬新致仕之由

給事中吳世忠為訟寃以鄒魯之劾喬新比於蔣之奇劾歐陽修胡紘劾朱子是誠太過然核其立朝始末嶽嶽懐方在成化弘治之間不能不謂之名臣也是集前三卷為策略蓋科舉之學次五卷為史論次十二卷為雜文次五卷為詩次六卷為碑誄次三卷為奏議外集一卷則往來贈答之文為婺源余瑩所編輯喬新不以文章名而所作詳明剴

切直抒胸臆學問經濟實具見於斯史稱其
博綜羣籍聞異書輒借鈔積三萬餘帙皆手
自校讐著述甚富則有本之言固宜與枵腹
高談者異矣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椒邱文集卷一

明 何喬新 撰

策府十科摘要

經科

六經

六經未作而聖人之道藴於一心六經既作而聖人之道昭乎萬世葢經以載道道本於心苟非聖人作經以

明斯道又何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也哉昔者吾夫子祖述憲章删定繫作垂六經以詔萬世易作而吉凶禍福之驗該矣書作而治亂存亡之戒明矣詩作而吟詠性情之美極矣動盪天地之中和而為禮樂斧衮二百四十年之善惡而為春秋由是二帝三王之道益明於天下矣然六經心學也是故說天莫辯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辯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辯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辯乎

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序也導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太和也是惟聖人一心皆理也衆人理雖本具而欲則害之故聖人即本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人之温柔敦厚則有得於詩之教焉疏通知遠則有得於書之教焉廣博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焉潔静精微則有得於易之教焉恭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教焉屬辭比事則有得於春秋之教焉秦漢以來心學不傳不知六經實本於吾之一心所以

高者涉於空虛而不返卑者安於淺陋而不辭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亡矣至於大小戴氏之所記亦多未純世豈復有全禮哉經既不明則不正經既不正則國家安得而善治鄉閭安得有善俗乎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樂失於齊魯夫豈無徵而言之哉此六經之大畧也而其詳又

可考焉自伏羲畫卦而大易之道著連山者炎帝之易夏后氏因之以作易者也其卦以艮爲首葢以艮者山也艮所以成言乎物故曰連山具其體也歸藏者黄帝之易而商人因之以作易者也其卦以坤爲首葢以坤者地也坤所以厚德載物故曰歸藏取其用也逮至於周而易之書大備故周易之卦以乾爲首葢以乾者天也乾所以首出庶物故曰周易覩其象也三易之體各以一卦爲首各以一義爲先然經卦皆八其别皆六十

四夏商易取七八以不變為占也周易取九六以變為占也隋藝文志有歸藏十三卷出於劉光伯所上意甚淺陋唐藝文志有連山十卷出於長孫無忌次述文多闕誤則二書之不傳久矣然嘗求之周易尚有可言者所謂兼山艮即連山之遺意也六爻皆别人象所謂坤以藏之即歸藏之遺意也全體皆言地道其書雖不存其象則可得而推焉重卦之人諸儒不同然十三卦制器尚象既羲農所取則重於伏羲明矣十翼之說亦有

不同大抵不出乎彖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之中又豈可舍是而他求十翼哉上經之卦三十所以象陽奇下經之卦三十四所以象陰偶上經首乾坤而終於離坎者蓋首於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經首咸恒而終於未濟者蓋先於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自漢以來考象占者疑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而訓詁之學興焦

延壽述陰陽災異而穿鑿之弊起子夏之易不依古易篇次而遵費氏則為後人之假托可見矣九師之易王通以為易道因之而微則無資於聖經可知也王弼之傳則高談理致祖尚清虛而已頴達之疏則隨文生義依徊王氏而已迨程子作易傳易之義理始大明朱子作本義易之象占始益著蓋程子之易發揮孔子之十翼者也朱子之易則推三聖教人卜筮之旨者也後世有功於易道非程朱而何哉夫書即古史也伏羲氏之

書則曰山墳君臣民物陰陽兵象八者而已神農氏之
書則曰氣墳歸藏生動長育止殺八者而已黄帝之書
則曰形墳天地日月山川雲氣八者而已孔子删書定
為百篇其芟除墳典而不録者以其世尚洪荒而莫考
也斷自唐虞以為始者以其道原中正而無弊也傷周
道之既東而東周之興汲汲有望於魯則取伯禽之誓
師而費誓固有深意也嘆王綱之解紐而天下之勢駸
駸將入於秦則取穆公之悔過而秦誓非示微意乎其

閒所載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放伐大而天文地理之所奠亭微而草木鳥獸之所含生精而性命道德之藴粗而法度官名之著上下千百年閒靡不悉備焉無非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然書有六體典謨訓誥誓命是也其讀二典也則知其為君道之盡其讀三謨也則知其效臣職之至訓戒於君上則事得以規正誥告於臣民則情得以通達有誓焉則俾士庶之盡命而知所畏有命焉則俾臣下之盡心而知所稟出治規模燦

然畢具乃若典謨雖爲二帝之書然觀誓征苗之師命羲和之官則未嘗無誓命也訓誥誓命雖爲三王之書然觀商有先人之典周有丕顯之謨則未嘗無典謨也迨秦焚書百篇僅存其半其出於伏生口授者謂之今文而得於孔壁所藏者謂之古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者以伏生記録之實語難工而安國潤色之雅辭易好也然小序之說必非出於聖而大序之文又甚絕不類於西漢此其可疑也自漢以來傳者非一安國

之註類多穿鑿頴達之疏惟詳制度近世之註朱子所取者四家而王安石傷於鑿呂祖儉傷於巧蘇軾傷於畧林之奇傷於繁至蔡氏集傳出別今古文之有無辨大序小序之訛舛而後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燦然於世焉詩之作也以風雅頌為之經以賦比興為之緯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辭雅則朝會宴享公卿大人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皆以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則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為

比興則托物興辭其所以分者又以屬辭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先王盛時天子巡狩命太宰陳詩以觀民風迨王靈不振廵狩之禮輟而陳詩之禮廢矣吾夫子删而定之為三百十一篇其以二南為首者猶易之首乾坤書之先二典也其以商頌魯頌為終者猶書之訖于周而兼錄費誓秦誓也其降黍離為國風者葢自平王東遷雅頌不作而其風下儕於列國也其以豳風居十三國之末者以曹檜之亂極思治必如是而後可也故

先儒以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邶鄘至豳風十三國為變風鹿鳴至菁莪二十六篇為正小雅六月至何草不黄五十六篇為變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然周南無周公之詩而召南有召公之詩蓋周公在内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著明則詩作於下也七月周公所作而繫於風公劉召公所作而列於雅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故繫於豳風公劉之詩言

其政事故列於大雅也魯之有頌者成王以周公有大
勲勞而賜以天子禮樂也商之有頌者成王封微子以
承先代之後有樂歌以奉成湯之祀也宋之無風者以
其時王所容不可貶黜故巡狩不陳其詩也楚之無詩
者以其僭號稱王不可黜陟故太師不録其詩也詩序
之作説者不同先儒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
推説云云為後人所益也漢興言詩者四家魯詩起於
申公而盛於韋賢齊詩起於轅固而盛於匡衡韓詩起

於韓嬰而盛於王吉毛詩則毛公為之訓詁鄭玄為之
箋註三詩既亡而毛詩獨存雖其義未能盡合於經而
考三家僅存之說其不合者尤多焉魯詩則謂關雎者
刺康后之晏起而作也齊詩則謂黍離者衛公子壽閔
其兄伋而作也韓詩則謂芣苢者婦人傷夫有惡疾而
作也若此者皆與毛詩異矣至於趙宋歐陽氏王氏蘇
氏呂氏於詩皆有訓釋雖各有發明而未能無遺憾者
自朱子之傳一出則三百篇之旨燦然復明若太空之

日月而出於雲霾之積陰也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周轍既東王風亦降吾夫子嘆明王之不

作懼天理之將滅乃假魯史而修春秋以亂世而寓治

法其始於魯隱之元年者所以傷西周之不復也至於

獲麟而止者所以嘆世道之終不能復行也其書天王

世子王后夫人諸侯大夫之類所以厚五品之倫叙非

惇典乎其書郊禘雩社朝聘會盟崩薨卒葬之類所以

正五禮之品秩非庸禮乎字子突嘉季子因其善而褎

之所以命德也名宰咺削翬氏因其惡而貶之所以討罪也然其記事或繫於時或繫於月或繫於日盍會盟侵伐不可指日而期故多書時天子諸侯之葬禮有七月五月之差不可指日而會故多書月子生及君臣薨卒一定不易故多書日此自然之理也諸儒之說春秋有謂以一字為褒貶者其說本於太史公有謂有貶無褒者其說本於孟子有謂褒貶俱無者其說本於竹書紀年然泥於一字褒貶之說則春秋字字皆挾劍戟風

霜聖人不如是之勞煩也泥於有貶無褒之說則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聖人不如是之慘刻也泥於褒貶俱無之說則春秋乃瑣語小說聖人又未嘗無故而作經也大抵聖人作春秋寓褒貶於善惡之彰彰明筆削於先後之繩繩其旨遠其義微智如子貢未可以言春秋覵經書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此聖人愛禮之意也而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則子貢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賢如子路未可以見春秋覵經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

刪贖于戚此聖人正名之意也而子路乃以正名而為迂則子路之賢未可以見春秋也自麟經絶筆傳者五家然騶氏無師夾氏無書故其傳泯焉傳於世者左氏公羊穀梁而已耳春秋因三傳而經旨益明者有焉因三傳而經旨益晦者有焉左氏身為國史躬覽載籍考事精詳文辭可美固豔而富矣然多敘鬼神之事預言禍福之期若申生之託狐突荀偃死不受含伯有之厲彭生之妖則其失也誣矣穀梁辭清義通若論隱公之

小惠虞公之中知固清而婉矣然元年大義而無發明益師不日之惡略而不言則其失也短矣公羊說事分明善能裁斷若斷元年五始益師三辭美惡不嫌同辭貴賤不嫌同號固辨而裁矣然若單伯之淫叔姬鄫子之請魯女論叔術之妻嫂是非說季子之兄弟飲食則其失也俗矣至趙啖陸淳之辨明而開示後人之所學有所據劉氏意林之書出而墨守膏肓之論詳宋之論春秋而有成書者無如胡文定公其次則永嘉陳傅良

文定之傳精白而博贍慷慨而精切其於義利之分中外之辨綱常之正亂賊之討彰彰乎烈日之明也凜凜乎秋霜之肅也然所失者信公穀之太過求褒貶之太詳多非本旨陳氏之論世變以為有隱桓莊閔之春秋有僖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然其於褒貶以傳之所書而論經之所不書則傳事又豈一一皆實乎儀禮未知孰作或以為周公作之也孔子有學禮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當是時固已有簡牘之傳矣決非

秦漢間筆也其法度必出於聖人若曰周公作之則非所敢知也遭秦焚書禮經廢壞其傳於世者十七篇而已冠昏相見三篇皆士禮也鄉飲鄉射二篇大夫禮也燕射聘覲公食大夫五篇諸侯禮也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四篇皆諸侯之士喪祭禮少牢饋食有司徹二篇皆諸侯之卿大夫祭禮喪服一篇則通言上下之制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是為今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

古經五十六篇於壁中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是為古文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唐初猶存諸儒不以為意遂至於亡惜哉及宋朱子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禮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儀禮者别為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為晚乃作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為綱分王朝邦國等類而禮記分隸於其間亦未成之書而喪祭二禮

又其門人黄氏楊氏所續也近世臨川吳氏獨疑其經傳混淆以為經之章也而以為記補記補傳分隸於其左其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於其間其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者哉於是重加纂次以十七篇者並依鄭氏次第為正經取戴氏鄭註中有經篇者為逸經凡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投壺奔喪也其三取之大戴記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也其

三取之鄭氏註中霤禘于太廟王居明堂也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者合之為傳凡十篇葢小戴記中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乃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禮而戴氏抄以入記乃依禮經篇次萃為一編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釐為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原父所補惟覲義闕則取大戴記朝事一篇以備之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為卷而不

相衆凡周公之典未墜於地者蓋畧包舉而無遺矣周
禮一書乃周家致太平之迹也周公當功成治定之日
禮備樂和之際作為此書以粉飾太平詳於典章文物
而不及於道化嚴於職分官守而不切於君身今觀一
書之中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
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
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
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

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聘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於車旗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畫繢刮摩摶埴之法又其細則及於登魚取龍擉鼈之微莫不備具如天馬有象者在如地馬有形者載非聰明睿智孰能及此哉奈何一毀於戰國之諸侯再毀於秦坑之烈焰漢興百餘年河間獻王始上其書於祕府又百年劉歆始列其書於錄畧惟其晚出故當世儒者共疑之或謂文王治岐之書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以為戰國之陰謀

或以爲漢儒之附會竊謂五等之爵九畿之服祭天祀
地之禮朝覲會同之事皆非文王時所得爲也雖其書
固詳於財然其規畫也似巧而惠下也甚厚其經入也
似豐而奉上也甚約謂理財之書又非深知周禮者也
使戰國有如是之法則爲三代矣使漢儒有如是之學
尚爲漢儒哉不幸書未成而公亡其間制度有未施用
故封國之制不合於武成建都之制不合於召誥設官
之制不合於周官九畿之制不合於禹貢凡此皆預爲

之而未經行也歐陽氏疑其設官太多者非惟一官可以兼衆職而有其事則設無其事則廢者亦多也豈常置其官而多費廩禄乎蘇氏疑王畿千里無地以容之者蓋王畿四方相距千里凡遠郊近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截然整齊如畫棊局亦其設法則然耳而其地則包山林陵麓在其中安能如一圖哉胡氏疑冢宰論道之官不當統宫壼財用之事殊不知財用統於冢宰則用度有節而無侈用濫賜之弊宫壼統於冢宰則身修

家齊而無女寵嬖倖之習是乃格心之要務也又豈可輕議其非哉雖然欲行聖人之事則必當法聖人之書欲法聖人之書則必當求聖人之心彼劉歆之諂新室則溺於所習之諛佞王安石之行新法則拘於所習之偏駁大率假聖人之法言行一已之私志宜其用之而不驗也獨宇文周用蘇綽之言蓋已畧倣周禮而行之如授田之法府衛之志後世此意稍為近古有唐因之亦致太平特以其無聖人之心不能擴而充之以致聖

人之治耳昔盧植言周禮與春秋相表裏葢周禮為尊王作而春秋亦為尊王作也故周官記三百六十屬之分職而冠之以惟王之一辭春秋載二百四十年之行事而首之以書王之特筆玆非二書之相為表裏乎然則詆以為非聖人之書者謬矣禮記之作出自孔氏葢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或録舊禮之義或録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叙得失見於漢初者二百餘篇戴德刪為八十五篇號大戴禮戴聖刪為四十九篇號小戴

禮精粗雜記靡所不有不能皆純曲禮論撰於曲臺而不及五禮之本王制著述於博士而盡失先王之意緇衣本乎公孫尼子而倣魯論之文禮運載夫子之說而大道之言則本於老氏之遺意經解引易之緯書而嘗禘之說多牽於夫子之緒論明堂位周公踐阼之說乃流俗之妄語月令四時異居之制以陰陽之拘忌其言之疵者大畧如此然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之市珠璣寶玉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宫千門萬戶

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未可以其言非盡出於夫子而輕議之也唐魏徵以小戴彚次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然不可見不知其書何如也𤣥宗時王巖請刪去禮記舊文益以經事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聖既遠不可改易臨川吴氏始取二戴之記重加序次小戴記中大學中庸既為朱子之所表章以與語孟並為四書固不容復厠之禮篇投壺奔喪儀禮之經亦不可雜之於記冠昏鄉飲燕射聘義儀禮之傳亦别輯以附

於經其存者凡三十六篇曰通論者九曲禮內則少儀
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
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一喪大記
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間
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
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
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
燕居仲尼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

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大戴記中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旣以爲儀禮之經朝事一篇又以補儀禮之傳投壺亦入逸經哀公又爲小戴所取其存者猶三十四篇但其書冗泛不及小戴遠甚葢彼其膏華而此其渣滓耳然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録事辭多與荀子賈傅之書相出入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夫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古者以詩書

禮樂造士謂之四教後世兼以易春秋謂之六經漢唐並立五經博士曰詩書禮易春秋而已獨樂書無傳焉漢興獨一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其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文帝時周禮未出魏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大司樂大宗伯之二章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術與毛生等共采周公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内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因獻其書有二十四篇

及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又與禹之所傳不同故著為別録今樂記所録有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十一篇之外又有奏樂樂器樂作意始樂穆說律季禮樂道樂義昭本昭頌竇公十二篇名存而辭亡則樂書遺缺者多矣然樂書雖亡而雜出於二禮者猶可裒也樂記一篇可以為樂經而陳暘樂書亦可删其繁蕪以附於後他如宋之景祐樂記房庶之樂書補亡蔡元定之律吕新書吳仁傑之樂

舞新書皆參考以輔翼之庶乎可以補樂書之闕矣

河圖洛書

馬圖出河而闡造化之機龜書出洛而示陰陽之妙此八卦之本原九疇之根柢聖人因之以立教於天下後世者也是故一六水居北二七火居南三八木居東四九金居西五十土居中此河圖之數也九前一後三左七右二前左四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此洛書之數也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葢揭其全以示人

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其皆以五居中者蓋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陽而為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為五矣故圖書皆以五居中也河圖以生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洛書以奇數為主故其中之

所以為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隂可易也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於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於奇數之側蓋中者為主而外者為客正者為君而側者為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則偶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

實皆奇贏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河圖運行之序自北而東左旋相生固也然對待之位則北方一六水克南方二七火西方四九金克東方三八木而相克者已寓於相生之中洛書運行之序自北而西右轉相克固也然對待之位則東南方四九金生西北方一六水東北方三八木生西南方二七火其相生者已寓於相克之中蓋造化之運生而不克則生者無從而裁制克而不生則克者亦有時

而閒斷此圖書生成之妙未甞不各自全備也若以七八九六之數言之其在河圖則七九為陽陽主進六八為隂隂主退進則饒故老陽饒於八少陽饒於六退則乏故老隂乏於七少隂乏於九此隂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老陽之位一老隂之位四而河圖則以老陽之九居乎四之外而老隂之六居乎一之外少隂之位二少陽之位三而河圖則以少陰之八居乎三之外少陽之七居乎二之外此隂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其在

洛書雖縱横有十五之數是皆七八九六之相為消長一得五為六而與南方之九迭為消長四得五為九而與西北之六迭為消長三得五為八而與西方之七迭為消長二得五為七而與東北之八迭為消長也虛五分十者虛中五之外則縱横皆十以其十者分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八者十分二之餘七者十分三之餘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七八九六之合焉此所謂變化無窮之妙也先儒謂伏羲則河圖

以畫易大禹則洛書以敘疇簮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八卦也洛書之數其一為五行其二為五事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紀其五為皇極其六為三德其七為稽疑其八為庶徵其九為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論其取則易乃伏羲之得於圖而初無待於書範乃大禹

之得於書而未追考於圖然圖之與書未始不相通焉
益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
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横十五之數也以
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
含五而得十而通為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
而通為河圖之數矣孰謂其有異哉劉歆謂河圖洛書
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盖經言其正緯言其變
主圖而言則圖為經而書為緯也主書而言則書為經

而圖爲緯也所取則者爲表相通者爲裏故圖之表爲八卦而其裏亦可明疇也書之表爲九疇而其裏亦可畫卦也

先天後天

伏羲出而先天之卦圖以陳文王出而後天之卦圖以演葢先天者乾坤縱而六子横易之體也後天者震兌横而六卦縱易之用也體立而用行此先天後天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請詳陳之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

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此伏羲先天之卦位也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西北坤西南巽東南艮東北此文王後天之卦也先天所重在乾坤後天所重在震兌先天有乾坤之縱以定南北之位然後六子之横列於東西者倚之以為主是相與對待以立其體也後天有震兌之横以當春秋之正然後六卦之縱其成全於冬夏者資之以為始是迭為流行以致其用也以先天言之圓圖之左方自震至乾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

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至坤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圓圖左屬陽右屬陰坤無陽艮坎一陽巽二陽是陽在陰中逆行也乾無陰兌離一陰震二陰是陰在陽中逆行也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是陽在陽中順行也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是陰在陰中順行也以後天言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

南而為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為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以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變者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坎得坤位也震東兌西者陽主進故以長為先而位乎左隂主退故以少為貴而位乎右也坎北者進之中也離南者退之中也男北而女南者互藏其宅也四者皆當四方之正位而為用事之卦也乾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而

退不用之地也然母親而父尊故坤為半用而乾全不用也艮東北巽東南者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故皆不用也然男未就傅女將有行故巽稍用而艮全未用也然伏羲先天之易固以河圖為本而其卦位未嘗不與洛書合乾兑生於老陽之四九離震生於少陰之三八巽坎生於少陽之二七艮坤生於老陽之一六其卦實與洛書合焉文王後天之易雖但本之伏羲然亦未嘗不與河圖合坎一六水離二七火震巽三八木乾

兑四九金坤艮五十土其卦實與河圖合焉雖然先天卦乾以君言則所主者在乾後天卦震以帝言則所主者又在震蓋乾為震之父震為乾之子以統臨謂之君則統天者莫如乾而先天卦位宗一乾也此乾方用事則震居東北而緩其用也以主宰謂之帝則主帝者莫若長子而後天卦位宗一震也此乾不用則震居正東而司其用也然則羲文均一尊陽之意可見矣

論詩於三代之上當究其體製之異論詩於三代之下當辨其得失之殊葢究其體製則詩之源流可見辨其得失則詩之高下可知矣是故詩言志歌永言後世倣之以為歌一曰風二曰賦後世擬之以為賦吟詠性情轉而為吟故嗟嘆之易而為嘆自詩變為樂府之後孔子作龜山操伯奇作履霜操即或憂或思之詩自詩變為離騷之後賈誼之弔湘賦揚雄之畔牢愁即或哀或愁之詩凡此皆詩之體製源流也振振鷺三言之所起

關關雎鳩四言之所起維以不永懷五言之所起魚麗于罶魴鯉六言之所起交交黃鳥止于棘七言之所起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言之所起凡此皆詩之句讀源流也三百篇之詩多出於婦人女子然其爲言憂而不困哀而不傷如泉水衛女之思歸也而能以禮載馳許夫人之思歸也而能以義綠衣傷已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况於士大夫哉自已刪之後詩雅

蕭條如蘇李之高妙嵇阮之冲澹曹劉之豪逸謝鮑之峻潔其詩非不工也然嘲詠風月亡裨風教求其有補風化者晉之淵明而已觀其自晉以前皆書年號自宋以後惟書甲子是豈可與刻繪者例論耶如元微之之雄深韋應物之雅澹徐陵庾信之靡麗華藻白樂天柳宗元之放蕩嘲怨其詩非不美也然夸耀煙雲無關政體求其愛君憂國者唐之杜甫而已觀其杜鵑之詩忠愛之心見於言外北征之詩憂國之意見於終篇又豈

可與浮靡者例論耶宋之以詩名世者固不可一二數如楊大年之賦朝京有致君堯舜之心歐陽修之詠春帖得以詩諷陳之旨是皆有三百篇之遺意而非後世騷人詞客所可及也

周禮

論先王之法度莫備於成周論成周之制作莫詳於周禮葢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也規模極其廣大節目極其周詳非聖人不能作也故文中子曰如有用我執

此以往學者其可不之考乎姑舉其槩而言之八法八則八柄太宰之所掌也曰官屬曰官職曰官聯曰官常曰官成曰官法曰官刑曰官計非所謂八法乎曰祭祀曰法則曰廢置曰祿位曰賦貢曰禮俗曰刑賞曰田役非所謂八則乎至於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予以馭其幸置以馭其行生以馭其福奪以馭其貧廢以馭其罪誅以馭其過又所謂八柄也六叙六聯八成小宰之所掌也曰以叙正其位曰以叙進其治曰以叙作其事

曰以叙制其食曰以叙受其會曰以叙聽其情非所謂六叙乎曰祭祀之聯事曰賓客之聯事曰喪荒之聯事曰軍旅之聯事曰田役之聯事曰斂弛之聯事非所謂六聯乎至於聽政役以比居聽師田以簡稽聽閭里以版圖聽稱責以傅別聽禄位以禮命聽取予以書契聽賣買以質劑聽出入以要會又所謂八成也司徒所掌莫重於三物八刑以言乎三物則有所謂六德六行六藝之目焉以言乎八刑則有所謂不孝不睦不婣不悌

不任不恤造言亂民之刑馬司馬所掌莫重於九法九伐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此所謂九法也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内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内亂鳥獸行則滅之此所謂

九伐也大祝掌辨六號則有所謂神號鬼號示號牲號
齍號幣號者焉其辨九祭則有所謂命祭衍祭炮祭周
祭振祭擩祭絕祭繚祭共祭者此屬於宗伯者然也小
司寇以五聲聽獄訟豈非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之
謂乎士師掌士之八成豈非邦汋邦賊邦諜與夫犯邦
令撟邦令為邦盜為邦朋為邦誣之謂乎此屬於司寇
者然也至其名官莫不有義治非天事謂之天官者治
以道為本也教非地事謂之地官者教以化為本也禮

以仁為本故禮曰春官政以禮為本故政曰夏官刑以義為主故刑曰秋官事以智為主故事曰冬官名曰宰以制變為義名曰夫以帥人為義以正人則曰正以長人則曰伯司者伺察之謂氏者世守之稱尊其智故稱大夫畀其任故稱人大綱小紀莫不具載非聖人心胸廣大孰能與於此彼不知而妄議者烏足以論聖人之制作哉奈何煨燼於秦火而聖人之經不全附會於漢儒而聖經之旨益晦是故天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

內史司士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天官者如甸師世婦之類是也地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大司樂諸子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地官者如閭師柞氏之類是也春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春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類是也夏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銜枚氏司隸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夏官者如職方氏弁師之類是也至如掌祭之類吾知其非秋官之文縣師壄

人之類吾知其為冬官之文緣文尋意以考之參諸經籍以證之何疑之有冬官未嘗亡也雜於五官之中耳漢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豈知鄉師載師之屬則雜於司徒獸人𪏭人之屬則雜於太宰土方形方之屬則雜於司馬薙氏萍氏之屬則雜於司寇鄭賈諸儒承訛踵謬莫覺其非至臨川俞庭椿始作復古編東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草廬吳氏又從而考訂之由是周禮六官始得為全書矣

春秋三傳

聖經作有以示褒貶之公賢傳述有以明筆削之旨蓋經所以載道而傳所以釋經也非聖人作經固無以定天下之邪正非賢人述傳又何以明聖心之予奪哉粵昔吾夫子生於周之季世憫吾道之不行悼斯文之將墜乃假魯史而作春秋于以著百王之大法于以為萬世之常經是故書王而次於春書正而次於王則一統之義以明貶宰咺之歸賵諱晉文之召王則三綱之倫

以正齊桓之霸也書遂伐楚以譏其專晉文之霸也書執曹伯以著其譎其尊王抑霸為何如楚始見經則以州舉吳始與會則殊而外之其中外之辨為何如此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也春秋之言有三謂春秋有臨天下之言有臨一國之言有臨一家之言是也春秋之諱有四謂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為同姓諱是也若夫三傳之作言其長則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言其短則或失之誣

或失之亂或失之鑿公羊謂求金求車為非禮而不知責諸侯之不貢也以大閱大蒐為罕書而不知譏列國之僭天子也以築館為合禮而不知仇敵之不可通也穀梁謂正月己卯烝為不時是不知周以建子為正而冬祭不為不時也謂秋蒐于紅以為正是不知蒐春田而用於秋非正也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敵可得而容也左氏以郎之狩為禮是不知其廢國務而遠田獵也以築王姬之館為正是不知仇敵之不可交也四國伐

鄭以為圍鄭狄人入衛以為滅衛經何以不書圍與滅也然則三傳雖有明經之功謂其盡得聖人之旨則未也

椒邱文集卷一

椒邱文集卷二

明　何喬新　撰

策府十科摘要

史科

漢唐書列傳

史傳之作所以崇儒術表循良奬恬退而昭忠孝也舉世所同然者史氏不必書以其不可勝書也舉世所獨

然者史臣宜特録將以勵薄俗也西漢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漢之美事葢自高祖見儒服而慢罵而儒氣不振申韓之術行於世而吏治多出於刑名班固作西京一書表儒林循吏而出之所以傷漢之儒與吏也東漢之有獨行有逸民非東漢之美事葢自矯激之俗興士始流為崖異斬絶之行自廉恥之風喪時始貴高舉遠蹈之人范氏作東都一書表獨行逸民而出之亦傷士之少純全時之多獨善也李唐之有孝友有忠義非李

唐之美事葢自高祖變節於晉陽而唐無忠義之風文皇行虧於閨門而唐無孝友之俗秉史筆者表孝友忠義而出之葢傷當時忠孝之難得而僅有者為足貴也且西漢有商山之四皓非無逸民也有矯世之楊王孫非無獨行也而班固不立逸民獨行傳者葢以當時士之廉退者尚多無貴乎逸民行之純全者猶衆無取乎獨行也東漢有江革申屠蟠之徒非不甚孝有李固杜喬之徒非不甚忠而范曄不立忠義孝友傳者葢以當

時俗多孝友則孝友不可悉書人多忠義則忠義殆不一傳也若夫居儒林者二十有三人經術淵源者孔安國為之最安國得聖人家傳之學非淵源乎在循吏者六人政治忠厚者蜀文翁為之伯文翁興學校以化民非忠厚乎以獨行顯者二十有四愚竊有取於范式式以信義行於朋友時人知其可以託死是固本諸聖賢而不為矯激也以隱逸稱者十有七愚竊有取於嚴子陵高尚其志卒不為光武屈是固樂在山林而不盜聲

名也傳於忠義者三十七人愚則深喜全節之張廵列於孝友者十人愚則深喜義門之李知本然西京儒者莫如揚雄東都循吏莫如卓魯李唐忠孝莫如狄仁傑其不列於數者之目非謂不足列也正以其全德備行不可列於一端以小之耳雖然張湯杜周以殘忍深刻著名者也而不列於酷吏則何以哀慘刻之風蔡琰失節於胡行非不醜也乃以文采之故而傳諸列女則何以勵天下之婦裴延齡姦佞之雄也而不列於姦臣則

又非春秋斧鉞之誅矣

諸史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一代之史必屬一代之人故有唐虞之史臣而後有典謨之渾噩有孔子之大聖而後有春秋之謹嚴茍非明足以周萬物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豈足以任其責哉粤自麟經絶筆史學寥寥司馬遷易編年之法為紀傳之體上起軒轅下終漢武作史記百三

十篇揚子雲稱其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如叙游俠之談而論六國之勢則土地甲兵以至車騎積粟之差可謂辨矣而莫不各當其實是辨而不華也敘貨殖之資而比封侯之家則棗栗漆竹以至籍藁鮐鮆之數可謂質矣而莫不各飾以文是質而不俚也上自黄帝下迄漢武首尾三千餘年論著纔五十萬言非文之直乎紀帝王則本詩書世列國則據左氏言秦兼諸侯則採戰國策言漢定

天下則述楚漢春秋非事之核乎伯夷古之賢人則冠之於傳首晏嬰善與人交則願為之執鞭其不虛美可知陳平之謀略而不諱其盜嫂受金之姦張湯之薦賢而不略其文深意忌之酷其不隱惡可見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敘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班固所以議其失也至固刪定史遷之書成父彪未就之業起於高帝訖於王莽作漢書凡百卷范曄稱其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

體如公孫弘矯飾之詭行則實其釣名之言東方朔詼諧之詭談則鄙為滑稽之雄此不激詭之體也葢寛饒之事主抗言為狂贅者也則以為邦之司直梅福之去官抗節而從所好者也則以為尚有典型此不抑抗之體也相如之風雅而及於臨邛奔亡之事則以為淫靡之戒張禹之傳授而及於後堂聲色之樂則以為乖僻之箴此贍而不穢也賈誼政事之書載其萬言皆切於世事董生賢良之策載其三篇皆明於經術此詳而有

體也然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傅元所以譏其非也范氏之作東漢書簡而且周疎而不漏筆勢縱放奇變不窮如兩都官制之詳獨行逸民之傳蓋云備矣然抑聖公於傳内登文叔於紀首論隗囂則詞多虛美傳方術則事多不經不免於後人之議焉他如荀悅省前漢之繁而為漢紀袁宏剪後漢之穢而為編年體制近古辭約事詳然既不逮夫左氏之富艷復不若史

記之盛行矣陳壽之作三國志辭多勸戒有益風化文中子稱其依大義削異端司馬公喜其叙事髙簡而有法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夏侯淵及惇於諸曹中則見嵩本夏侯氏之子也髙貴鄉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然帝室之冑而以寇書之老瞞奸雄而以帝系之以覔米之怨不立丁儀之列傳以父髠之恨而短諸葛之將略不能逭君子之譏焉其後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蕭常作續漢書皆以尊昭烈之正統而

抑魏吳之僭號惜夫習氏之書亡逸而常之史踈略也晉史始有十八家之制作而成於唐臣之纂録然好採詭異語多駢儷貽晉之亡也且有鼇墜三山鯨呑九服之言即協夫歌詠之辭貽惠皇之失御也且有溽暑之氣方閙淫哇之音罕記即協夫表奏之語此其失也沈約之宋書號為博洽乃載魏晉以來之事故不免失於限斷之譏蕭子顯之齊書喜自馳騁尤多雕刻藻繪之變故不免其文茲下之誚梁陳書撰於姚思廉然言辭

卑弱故學者罕所傳習也後魏書撰於魏收然褒貶任情故時人號爲穢史也北齊書撰於李百藥而雜採他書後周書撰於令狐德棻而多非實録李延壽之南北史司馬公喜其叙事簡勁賢於正史但恨其不作志書使制度不見耳魏徵之隋書論者謂其不當載王邵袁充兩傳惟録其詭譎妄説也唐書舊史則劉煦之所纂新史則歐陽修宋祁之所修以李義甫許敬宗之奸邪而與長孫無忌同傳柳宗元劉禹錫之阿附而與韓愈

同傳此舊史之失也新史改之所以先君子而後小人也劉蕡之鯁直而載之文苑陽城之卓異而槩之隱逸此舊史之失也新史易之所以取大節而棄小節也然委任不專體製不一故紀有失而傳不覺傳有誤而紀不知予奪無定論紀載無定統此所以未愜人之意也歐陽修作五代史立例精密取法春秋文簡而能暢事增而不贅其為論必以嗚呼發之蓋以亂世之書故致其慨嘆之意也觀其篇名曰家人傳則帝王正家之義

見矣曰梁臣傳唐臣傳則忠臣不事二君之義昭矣曰

死節傳則節義著矣曰一行傳則高尚見矣自謂夫子

作春秋因亂世而寓治法予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

則其託意亦甚高矣議者以為功不在馬遷之下又謂

筆力馳騁無駁雜之說豈虛語哉司馬温公復紀傳而

為編年總歷代而為通鑑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為

書二百九十四卷凡關國家之興衰係生民之休戚者

罔不畢載刪述去取亦莫不有深意焉首書命三晉為

諸侯所以明君臣之分辨四皓為惠帝立黨制其父以明父子之義魯仲連射書聊城之事公則畧之而不書曹操分香賣履之微公則譏之以示貶謂褚遂良無譖劉洎之語謂陸贄無報竇參之意韓休必不至德李林甫顏真卿必不至為賊草奏凛凛乎人道之大經其有關於風化也如此曹參遵何之約束正以箴熙寧大臣變法之失賈山所言從諫拒諫正以譏熙寧大臣同己之非蘇秦縱横談説本不足取也存其事於書者欲見

當時利口之覆邦家也嗇夫之辨給馳騁亦不足取也
公之深辨而不釋口者欲使小人知利口之無益也惓
惓乎治道之要務其有益於政事也又如此信乎為典
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秦漢以來所未有之書也惜夫
帝曹魏而寇蜀漢帝朱梁而寇河東紀武后之年黜中
宗之號屈平之不見取揚雄之反見稱未免後人之譏
也若夫子朱子之作綱目也歲年有遠近詳書甲子以
紀之則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國統有離合特書正統

以別之則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有始終興廢災祥沿革之正例者有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之變例者皆大書以提要則大綱槩舉而鑒戒昭矣有追原其始遂及其終者有詳陳其事備載其言者皆分註以備述則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發潛德之幽光誅奸諛於已死春秋之後一人而已自今觀之秦楚韓魏之僭王則別之使天下知僭偽之不得其正亦春秋誅吳楚之法也宋齊梁陳之分治則畀之使天下知傳授之不得其統亦春

秋黜五伯之義也衛貶號曰侯曰君豈非春秋書杞伯

杞子之例乎取留侯招四皓以定太子豈非春秋嘉首

止之意乎揚雄本仕於漢而曰莽大夫誅阿附也陶潜

本没於宋而曰晉徵士表貞節也書孟軻之去齊傷吾

道之不行也貶仁傑以係周惡臣道之不立也漢史曰

幸大學而改幸曰視雖天子必有師也唐史曰尚公主

而更尚曰適雖貴當執婦道也然朱子之作是書豈出

於私見臆説而已哉綱倣春秋而兼採衆史之長如書

曹操之自立則仍范曄之文書韋耿之討賊亦本范曄之意尊昭烈之正統則取習鑿齒之論也存中宗之紀年則本范太史之說也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論如書衛鞅之受禍則取胡氏之論書秦割地之和韓魏則本蘇氏之說述秦趙會于澠池則楊龜山之議也述張良誤中副車則程子之辨也質諸人心而無疑彚諸衆論而無愧信夫可以接春秋之墜緒也至若陳子桱之續通鑑也其間如書李重進以謀反而君臣之分明書

刻里鉢之世襲而金源之興兆尊先聖則書孔宣之官
重道統則書周程之卒建炎之大書則法中宗紹晉之
特筆祥興之紀年則見有宋天命之未絶然首列三皇
則多詭異不經之談非所以昭傳信闕疑之義建隆分
注無異五代之君虚中之死不紀其謀金之節君子不
能無憾焉蘇子由之古史所以正遷史之訛舛也遷紀
首于黄帝而遺伏羲少昊古史則增之遷傳孔門弟子
而畧琴牢陳亢古史則載之荆軻刺客之靡爾遷有不

欺其志之美古史則辨之西門豹循吏之流也遷史抑於滑稽之列古史則正之遷謂宰我從田常古史則訂其誤遷謂子貢變易五國古史則辨其非傳蘘苴而不知考據之乖次古史則删之而不存記虞卿而不知履歷之先後古史則考之而不舛且其序首言聖人之於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又有得於聖心焉章衡之編年通載始自唐虞訖于治平首國號廟謚以表元繫日月以記事其

書呂氏稱制之年係之少帝黜則天擅政之號列之中宗者懼後世攺元據位雖僞假真而失正也其書后妃世子之廢立者懼後世登庶黜冢徇愛滅公而失順也其書將相大臣之善惡者懼後世惡直醜正詭諛擅權而失任也其書外域君長之逆順者懼後世恃安忘危窮凶起難而失備也至如志災異以示戒去符瑞以防怠明卒葬以正終始皆所以權衡褒貶會成史法以便觀覽焉大抵史之爲務厥途有三張善貶惡不避强禦

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爲不刊
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
若周之戍夫楚之倚相此其下也昔劉子玄著史通四
十一篇以商論前史之得失自遷固而下皆譏焉然觀
其書可予者十有三四可貶者十有五六其譏前人之
失謂司馬體失錄煩謂班固諳練該宻謂項羽不當爲
本紀謂陳涉不當爲世家其論確矣至自述作史之法
乃欲撰都邑志於輿服之上撰方物志於食貨之首增

氏族志於百官之下增方言志於藝文之外不亦贅乎

其言曰作史有三長才也學也識也史通一書貫穿古今不可謂無學矣三為史官再入東觀不可謂無才矣疑古惑今之類得非識有所不足耶有志於汗青者宜戒焉

史記

自古有國之君必有紀事之臣左史以記言而君之命令必錄焉右史以記事而君之舉動必書焉若典謨之

渾噩春秋之謹嚴後世不可尚已司馬遷負邁世之氣有良史之才其作史記也措辭雄健寓興深遠三代而下秉史筆者未能或之先也今觀其書本紀者天下之統世家者一國之紀列傳者一人之事書著制度沿革之大端表著興亡理亂之大畧此其大法也本紀始於黄帝以見帝王之統緒世家始於太伯以見封國之先後懷王既泯而項羽主命故紀項羽焉惠帝幼弱而呂后擅朝故紀呂后焉蓋從實錄也孔子在周則臣道在

後世則師道故以世家別之陳涉在夏商則為湯武在秦則為陳涉故以世家繫之蓋有深意也列傳襃貶尤有深意以伯夷居於列傳之首重清節也以孟荀冠於淳于之徒尊吾道也以莊周附于老子以申不害附於韓非別異端也以表言之三代世表以世系為主所以觀百世之本支也諸侯年表斷自共和所以觀世變之升降也秦楚月表上尊義帝而漢居其中所以明大義也將相年表上係大事之記所以明職分也以至漢興

諸侯年經而國緯以觀天下之大勢高祖功臣國經而
年緯以觀一時之得失莫不有深意存焉以書言之平
準一書著武帝征利之害封禪一書著武帝求仙之失
書天官以警時君修政之心書河渠以著歷代水利之
由其著律書也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
偃其知造律之本矣其序歷書也不言太初而言古歷
不言八十一分之術而言九百四十分之法其知作歷
之法矣以至禮書載禮論而不取綿蕞之儀樂書載樂

論而不取房中之歌亦莫不有深意焉不特此也陳平而曰陳丞相衛青而曰衛將軍豈非有得於紀官之意乎周勃而曰絳侯韓信而曰淮陰侯豈非有得於紀爵之意乎大梁王而曰彭越九江王而曰黥布豈非有得於稱名之意乎張叔田叔之稱叔其與書字也同一轍賈生酈生之稱生其與書子也均一義吁繼春秋之後而存春秋之例舍遷史吾誰與歸

聖賢科

聖賢相傳心法

嘗謂聖賢之生有先後道統之傳無古今前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相傳者此道也後乎孔子顏曾思孟周程朱子之相授者亦此道也孰謂聖賢之道而異於帝王之道哉請詳陳之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此道之原於天者然也聖人繼天立極體道經國其所以發明道統者言若不同理實一致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夫存諸心而無

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舜之得統於堯者也舜之命禹則曰精一執中夫精以察之而不差一以守之而不失則信能執中矣此舜之得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夫制事以義制心以禮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此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即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即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武王受

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文之辭則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其諂之當時則曰博文約禮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則曰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亦無非數聖人制事制心之意焉此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顔子之學得於為仁之問曾子之學得於大學之義其親受道統之傳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慎獨次之

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此非子思得統於曾子者乎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次之以集義而終之以擴充又非孟子得統於子思者乎周子之學則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周子繼孔孟之緒者然也程子之學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此程子得周子之統者然也朱子之學以大學為入道之序以持敬為為學之本此又朱子得統於程子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

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學者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去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聖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聖學

明君以務學為先聖學以正心為要葢學既明則有以識治天下之道心既正則有以立治天下之本苟徒事乎章句之末而無躬行之實夫豈人君之學哉稽之於古炎帝師悉諸軒轅師大撓少昊師四叔顓帝師伯夷

父帝嚳師伯招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招禹學於西王國湯學于成子伯文王學于鉸時子武王學於虢叔之數聖人者曷嘗稽同考異以為博哉又曷嘗擒章繪句以為工哉存養之功深而心之體所由立省察之學至而心之用所由行覲於兢兢業業則堯舜之心為何如也慄慄翼翼則湯文之心為何如也惟危惟微惟精惟一則大禹之學固以存心為先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則武王之學亦以正心為本此五帝三王之治所以為

不可及也自聖王不作而帝學不講武帝嘗從兒寛受尚書矣然事征伐興土木何怪帝學之不雜宣帝嘗會諸儒講經石渠矣然任恭顯慕神仙何怪帝學之不荒元帝師事望之而望之卒見殺於内豎成帝師事張禹而禹終阿黨於外戚光武講論經理可謂勤矣然未底乎王道之純明帝尊事老更可謂美矣然徒事乎儀文之末至於數幸太學講論經史者唐之太宗也然推刃同氣於親親之道何如更日侍讀質問疑義者唐之𤣥

宗也然閨門無禮於正家之道何若甚而燕泥庭草爭工臣下金花玉麟侈詠風物斯果人君之學乎宋之諸君多稱好學然以太宗之勤而惟務博覽不究義理以高宗之勤而喜攻書翰無關身心神宗之世有二程而不能知其賢孝宗之世有朱子而不能行其道則其學亦可知矣然則後世之不如古豈特世道之降哉良由聖學不講故也雖然有聖學之體有聖學之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其體也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用也本

諸身而體既立施諸事而用既行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民之幸莫大乎此也

道統

道在天地間無時而或息也惟氣之運也有淳漓之不齊人之禀也有聖賢之或異故其托於人者或絕或續而其行於世者或晦或明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及也粤自馬圖出而八卦畫龜書呈而九疇叙道統之傳有自來矣然自周公而上道傳於君臣自孔子

而下道傳於聖賢精一執中堯舜禹相傳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臯陶陳典禮之謨伊尹樂堯舜之道無非以是道而致君太公望進丹書之戒散宜生有迪教之教無非以是道而輔世此道傳於君臣者然也迨夫皇極之主不作帝王之道不傳吾夫子祖述憲章以集羣聖之大成刪定繫作以垂萬世之大法其見而知之者如顏子克己復禮以盡爲仁之功曾子一日三省而悟一貫之旨聞而知之者如中庸一

書發聖學之樞紐孟子七篇窮性命之閫奥此道傳於
聖賢者然也道傳於君臣則是道達於天下而當世得
蒙至治之澤道傳於聖賢則是道垂諸方策而來學得
聞大道之要自周公没而聖人之道不行自孟軻没而
聖人之學不傳若荀揚董賈王韓皆有志於道者也荀
卿宗王黜霸而善詩禮易春秋之學矣然黄歇亂人卿
乃以為託身行道之所思孟大賢卿乃擠於慎到田駢
之列其可繼孟氏之傳乎揚雄好古樂道有深沈之思

矣然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意作美新之文媚篡竊之賊其可承孟氏之統乎董子天人三策正誼明道之言得聖賢上義下利之旨正心正朝廷之語有大學正心誠意之功然縱陰閉陽之說未免溺於災異也賈誼治安一疏輔太子以正人得三王教世子之法養臣下以氣節得九經敬大臣之意然三表五餌之策未免隣於巧謬也文中子講道河汾其為道本扶世立教濟時行道之學其為說本樂天知命窮理盡性之書可謂隱君

子矣韓退之五箴所戒動無非法三原所述言無非道可謂大儒矣然一則續六經而陷於僭竊之罪一則論仁義而有指用為體之非此道統之傳卒有待於宋諸儒也濂溪周子上繼鄒魯之風下開伊洛之學立太極圖而陰陽變化之道明著易通書而修己治人之事備論其政事則曰精密嚴恕美其胸次則曰光風霽月明道則德性寛大規模廣闊如顏子之純粹伊川則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如孟子之自任邵子經世之一書於天

道人事無不備張子訂頑一銘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以是觀之周程有以接不傳之緒邵張有以發前聖之微皆豪傑不世之儒也紫陽朱夫子後出江左年彌高而德彌卲其著述之大者易本義足以見四聖之本心詩集傳足以破小序之固陋四書之精詳為六經之階梯綱目之謹嚴得春秋之筆削偉哉斯文之功千萬世之幸也他若象山陸氏兄弟其學崇信孟子在白鹿講君子小人義利之旨深有切於學者之大病在鵝湖辨

無極太極往復之書殆不免於後世之公論也近世大儒北有許衡南有吴澄衡則天資弘毅卓然有守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扶立人極開世太平之功無慚德焉澄則早年英邁特異常人磨研六經疏滌百氏著書立言開悟後學又豈世儒可窺其涯涘哉嗟夫道之大原出於天人存在人人亡在道前乎堯舜之未生而斯道固自若也後乎孟軻之既没而斯道亦自若也其流行充塞無所間斷豈以古今治亂而爲存亡哉

帝王科

經筵

嘗謂隆師好問者君道之所當盡論思納誨者臣職之所當為此經筵之職自古帝王未始不重之也古昔盛時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有疑在前有丞在後以皦詔王則有師氏之官掌諫王惡則有保氏之職所親者無非正人所務者無非正學此所以成德之美致治之隆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漢宣帝詔諸儒講經於石渠章帝

會諸儒講五經於白虎觀唐開元之後集賢之院置而因有侍讀侍講之名翰林之院置而因有侍詔承旨之號宋自太祖置講席太宗開經帷景祐則講於崇政元祐則講於資善如蕭望之之經術劉向之精忠則講論於石渠者也如丁鴻之至行賈逵之博學則講論於白虎觀者也上六經法言而蒙金帛之賜者若常處厚之於穆宗是也其與進經史要錄於文宗之朝而愛其精特如鄭澣者肯多遜乎草邊將之詔而蒙宫錦之賜者

若封敎之於武宗是也其與成闕隴詔書於宣宗之朝而辭皆允當如劉琢者肯多遜乎宋之經筵尤重擇人文彦博以三朝之元老而與經筵程伊川以一代之名儒而為講官他如賈昌朝范祖禹無非端人正士也其所以發聖人之經窮典籍之奥者班班可考以水喻政得之小旻烹鮮喻治得之匪風此學詩也薄刑緩征荒政講之修德承天視祲論之此學禮也上承下施葢取諸鼎亂極生治葢取諸萃易學明也說命三篇特誦三

句五子之歌再誦六句書學深也論魯封疆講鄭鑄刑此明春秋而知之大學修身中庸入德此講禮記而知之得人如此其有裨於君德豈淺也哉

帝王功德

帝王創業垂統或以首天下之德或以安天下之功德之盛者其祚遠功之大者其業隆二帝非無功也以德名三王非無德也以功著漢高帝唐太宗宋太祖其德視二帝三王固有愧矣而其除暴救民之功亦天下之

攸賴也其垂光錫祚陽奕繁衍夫豈偶然哉請詳陳之
聖神文武堯之所以奄有四海也哲明恭塞舜之所以
歷數在躬也然庶績爲之咸熙黎民爲之於變非堯之
功乎帝載以之而熙有苗以之而格非舜之功乎地平
天成大禹所以爲萬邦之君也載旆秉鉞成湯所以有
九有之師也然克勤克儉而培四百年之隆基非禹之
德而何克寬克仁而肇六百年之景命非湯之德而何
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人知爲文王之功也而不知其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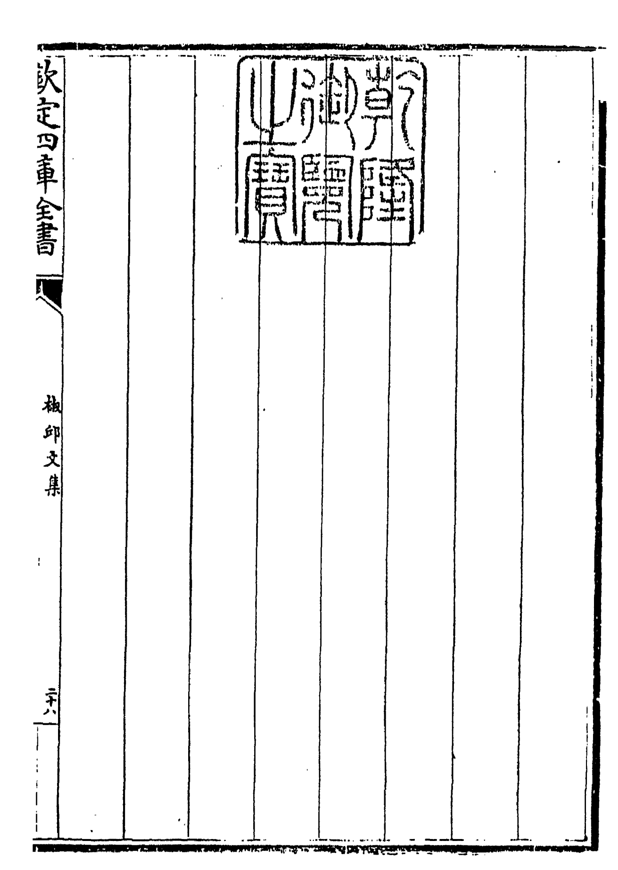
有殷命者實本於徽柔懿恭之德焉我武惟揚侵于之疆人知為武王之功也而不知其奄甸萬姓者實本於聰明齊聖之德焉高帝汰亡秦之虐餤開炎漢之丕基班彪謂其所以興者有五焉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然寬明仁恕其創業之本歟故仗義而西則子嬰降聲罪而東則項氏踣啓運遠追乎商周享年獨永於唐宋蓋以此也太宗舉晉陽之精兵除亡隋之亂

政自謂成功過於古人者有五事焉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一也取人所長棄其所短二也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三也正直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四也中華外域愛之如一五也然好賢從諫其致治之本歟故舉兵東征而世充就俘仗鉞西討而仁杲就戮九域悉底於平康四裔咸仰其威德葢以此也太祖承五季陵夷之極弊啓一統久大之洪圖史官曽鞏謂其有漢祖所不及者十事焉覯其作則垂憲後常可行漢祖則粗定

海內而已其不及一也定著常刑一本寬大漢祖雖約法三章而慘夷未除其不及二也保全功臣始終一意漢祖則疑間諸將夷滅其家其不及三也削大弱强藩臣遵職漢祖則封國過制反者更起其不及四也征伐必克所向無前而漢祖數戰輒北其不及五也文武自出羣臣莫及而漢祖必資三傑之助其不及六也南海先下不待於久攻而漢祖不能制趙佗之倔强其不及七也契丹自附無假於征戰而漢祖不能制冐頓之侵

淩其不及八也後宮二百願歸者聽而漢祖涵於衽席其不及九也明於大計以屬天下而漢祖擇嗣不審其不及十也傳十有七世之寶祚綿三百餘年之丕基豈無自而然哉至若我太祖高皇帝當元季之訖籙奮一劒以龍興汛掃兵氛奠安區夏史臣宋濂謂功業之著規摹之遠其本有六焉挺生南服而致一統中華之盛其功高萬古一也奮起布衣而取天下羣雄之手其得國之正二也文臣武將仰受成筴其獨禀全智三也欽

畏天地森若神明之有臨惠鮮小民惟恐一夫之失所其敬天勤民四也后妃不預一髮之政閽寺惟給掃除之役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大權悉歸朝廷有事則命將以統兵暨旋則釋兵而歸第其兵政有統六也是以數載而成帝業一舉而致太平日月之出没均被恩光山藪之幽遐咸蒙覆幬自生民以來功德兼隆未有盛於我聖祖者也雖罄南山之竹禿管城之頴豈足以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邪


乾隆御覽之寶

椒邱文集卷二